

蜀山劍俠傳

五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蜀山劍俠傳

五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73·12·0724

·8404311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五冊

著者 還珠樓主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二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一〇元

第八十回

推雲撥霧 同款佳賓
冷月寒星 獨殲惡道

司徒平嚇了一大跳，寒萼便搶在司徒平的前面。正要上前動手時，司徒平已看出，來的女子是個熟人。忙用手拉著寒萼，一面說道：「周師姐，妳祇顧惡作劇，卻把小弟嚇了一跳！」

那女子聞言，哈哈大笑，便問道：「久聞紫玲谷秦家二位姐姐大名，但不知這位大姐是伯是仲？能過荒山洞一談麼？」寒萼這時已竟看出，來的這個女子，年紀比自己大不了兩歲；卻生得英儀俊朗，體態輕盈。又見司徒平那般對答，早猜出一些來歷。不等司徒平介紹，搶先說道：「妹子正是紫玲谷秦寒萼，家姐紫玲現在谷中入定。姐姐想是餐霞大師門下周輕雲姐姐了。」

輕雲見寒萼談吐爽朗，越發高興，答道：「妹子正是周輕雲。前面不遠就是文筆峰，請至小洞一談如何？」寒萼道：「日前聽平哥說起諸位姐姐大名，久欲登門拜訪。難得在此幸會，不但現在就要前去領教，祇要諸位姐姐不嫌棄，日後我們還要常來常往呢！」

話言未了，山頭上又飛下一條白影。司徒平定睛一看，見是女空空莫文琪，忙向寒萼介紹。

大家見禮之後，文琪笑對輕雲道：「妳祇顧談天，和秦姐姐親熱，卻把我丟在峰上不管。這幾日月兒不亮，佳客到了，莫非就在這黑暗中待客麼？」

輕雲道：「妳自己不肯同我先來。我正延請佳客，入洞作長談，妳卻跑來打岔，反埋怨我，真是當姊姊的都會欺負妹子！」文琪笑道：「誰還敢欺負妳，算我不對，我們回去吧！」說罷，周、吳二人便陪了司徒平、寒萼，回人文筆峰洞內落坐。

寒萼見洞中石室也是一片光明，佈置雖沒有紫玲谷那般富麗，卻是一塵不染，清幽絕俗，真像個修道人參修之所。最奇怪的是洞中戶室井然，不似天然生就，心中暗暗驚異。

文琪道：「秦姊姊覺得小洞有些異樣麼？當初文筆峰原是一座矗立的孤石，本沒這洞。自從家師收了周師妹，特意開闢出這麼一個小洞，幾間石室，作我姐妹三人習靜的所在，所以與別的洞府不同。家師早年曾餵養一條大蜈蚣，後來被白雲大師借去除一條妖蛇；妖蛇雖除，蜈蚣也力竭而死。家師將牠超度火化，從蜈蚣背上取下三十六顆天蜈珠，被我姊妹三人要了十二粒來，分裝在石室壁縫之中，才能有這般光明，家師曾教我們自擬一個洞名，我們本想叫它做天蜈洞，紀念那條為道而死的蜈蚣；又嫌不大雅馴，像左道旁門所居的洞府一樣，直到現在還沒個準洞名呢！」

寒萼道：「現在祇有二位姊姊，如何剛才姊姊說是三位？那一位姊姊尊姓大名？可否請來一見？」輕雲搶著答道：「那一位麼，可比我們二人強得多了。她原姓朱，名梅，因為犯了嵩山二老矮叟朱師伯的諱，改名朱文。年紀卻並不大，可是她的遇合太奇了。」說著，掐指算了

輕輕扣上前
文行將中斷
之大關目。

一算日期，接著又說道：「她現在還在四川峨嵋山凝碧崖，與乾坤正氣妙一真人的子女齊靈雲姐弟，還有兩個奇女子，名叫李英瓊、申若蘭，在一處參修。一二日內，便要到川邊青螺山，幫著一個姓趙的，與那八魔比劍鬥法了。」

寒萼聞言驚喜道：「那申若蘭，我曾聽姊姊說過，她不是桂花山福仙潭紅花姥姥最得意的門徒麼？怎會同峨嵋門下在一起？她師父呢？」

輕雲道：「提起來話長著呢！前半截我正在場，後半截都是從家師同玉清大師那裡聽來的。」

說罷，她將眾劍仙在成都辟邪村外魏家場，與慈雲寺一千異派妖邪比劍，頑石大師與朱文中了妖法，破了慈雲寺後；接著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飛劍傳書，命眾弟子分頭到各處積修外功。頑石大師不堪妖法痛苦，打算自行兵解；朱文也是非常危殆。矮叟朱梅看出，朱文與金蟬俱是多世童身。金蟬雙眼受過芝仙舐洗，能明察秋毫，透視九幽。又想紅花姥姥當初的誓言，一面勸頑石大師，隨追雲叟到衡山養病；一面命齊靈雲、金蟬，護送朱文去桂花山福仙潭取烏風草。到了桂花山，便遇著墨鳳凰申若蘭，先結了異姓姊妹；取了烏風草後，紅花姥姥火化飛升，遺命申若蘭隨靈雲等三人，投歸峨嵋門下。他們正往回路走，忽然碰見乾坤正氣妙一夫人新收的得意女弟子，異日要光大峨嵋門戶的李英瓊。才一同回轉峨嵋，開闢洞天福地凝碧崖，作異日峨嵋門下聚會參修之所。

末了，單獨說起「李英瓊根基如何好，遇合仙緣如何巧；還有白眉和尚贈了她一隻金眼神

鵬，又得了長眉真人留下的紫郢劍。總共學道不滿一年，連遇仙緣，已練得本領高強，勝過齊輩。自己不日便要同吳文琪，入川尋她」等語。

這一席話，聽得寒萼又歡羨又痛快，恨不能早同這些姊妹們相見。因輕雲說不久便要入川，驚問道：「妹子好不容易見兩位姊姊，怎麼日內就要分別？無論如何，總要請二位姊姊到寒谷盤桓幾天的。」

輕雲道：「家師原說，二位姊姊同司徒平師兄，將來都是一家人，命我二人見了面再動身。今天還未見令姊，明日自當專誠前去拜訪的。不過聽家師說，谷上本有令慈用雲霧法寶封鎖，如今又加上齊霞兒姊姊的鎮山之寶蓋在上面。沒有二位姊姊接引，恐怕我二人下不去吧？」說到這裡，吳文琪猛聽見餐霞大師千里傳音，喚她前去，便和寒萼、司徒平告別走出。

寒萼聽完輕雲的話，猛想起：「當初齊霞兒傳紫雲障用法時，祇傳了紫玲一人；後來忙著救司徒平，沒有請紫玲再傳給自己。一時大意，冒冒失失，同司徒平飛升谷頂出來了，便無法回去。紫玲又入定未完，自己還無家可歸，如何能夠延客？聽輕雲意思，大有想我們兩口今晚就要到谷中去，與紫玲相見。自己是主人，沒有拒絕之理。如果同去，自己都被封鎖在外，叫客人如何進去，豈非笑話！」想到這裡，不由急得粉面通紅。她又素來好高，愛面子，不好意思說出實話。正在著急，拿眼一看司徒平，想是已明白她的意思，正對她笑呢。寒萼越發羞氣；當著人不好意思發作，瞪了司徒平一眼，祇顧低頭想辦法。

輕雲頗愛寒萼天真，非常合自己的脾胃。正說得高興，忽見她沉吟不語起來，好生奇怪。

正要發言相問，文琪飛身入洞，笑說道：「適才師父喚我說，是接了峨嵋掌教飛劍傳書，李英瓊、申若蘭未奉法旨，私自趕往青螺山。英瓊雖有長眉真人留賜的紫郢劍，與神鵲佛奴；怎奈道行尚淺，青螺山能人甚多，恐怕要遭魔難，請家師設法前去援救。家師知道秦家姐姐在此，命我二人到紫玲谷，向二位姊姊借彌塵幡，急速趕往青螺山，救英瓊、若蘭二位姊姊脫難。」

「並說許飛娘在西藏會見毒龍尊者，以談司徒平道兄被人救去之事。毒龍尊者從水晶球上本可察出一些跡兆；又有一個厲害番僧在座，他知道秦姊姊令慈寶相夫人來歷，同紫玲谷居住之所；許飛娘因從卦象上算出二位姊姊是她將來的剋星。青螺山事完之後，預料她定約請了毒龍尊者，還有幾個厲害妖人，尋到紫玲谷，想除去她異日的隱患。這些人本領妖法非比尋常，紫雲障雖然厲害，如果不知根底的人，自然難以察覺；如果來人知根知底，祇要推算出實在方向，再用上極厲害的妖法，二位姊姊便難在谷內存身。要憑二位姊姊本領，並非無力應付；不過在寶相夫人未脫劫成道以前，總覺難於必勝。」

「當初優曇大師同玄真子，也是恐許飛娘知道詳情，有了準備，才囑咐二位姊姊暫時隱秘。如今機密既已洩漏，紫玲谷本非真正修道人參修之所，叫我對二位姊姊說，不妨移居峨嵋凝碧崖。教祖乾坤正氣妙一真人不久便回峨嵋，聚會本派劍仙門人，指示玄機；正可趁這時候，歸入峨嵋門下，將來也好尋求正果。二則凝碧崖是洞天福地，不但景物幽奇靈秀，與世隔絕，還有長眉真人遺留下的金符異寶；一經封鎖，無論多大道行的異派，也不能擅越雷池一步，決不慮人尋上門來。三則那裡是後輩劍仙發祥光大之所，同門師兄弟姊妹甚多，不但朝夕盤桓，儘

多樂趣；而且彼此互相切磋，於修道上也多進益。不知秦姊姊以為然否？」

寒萼聞言大喜道：「我同姊姊生長在紫玲谷內，除了幾位老前輩，從沒有遇見外人，真是不知天多高地多厚。如今連聽平哥同二位姊姊說起峨嵋門下，這許多有厚根有本領的姊姊，心中羨慕得不得了。難得大師指示明路，感恩不盡。從此不但能歸正果，還可交結下多少位好姊姊，正是求之不得，豈有不願之理？我回去便對姊姊說，現在就隨二位姊姊動身如何？」

文琪道：「妹子來時曾請示家師，原說二位姊姊如願同去青螺山一行，也無不可。因為這次青螺山，我們這面有一個本領絕大的異人相助；許飛娘和毒龍尊者縱然厲害，俱敵那異人不過。英瓊、若蘭兩位姊姊，因為輕敵，又不同靈雲姊姊做一路，所以蹈了危機。我們去時，祇要小心謹慎行事，便不妨事了。」寒萼聞言益發興高采烈，笑逐顏開。

輕雲便問文琪：「妳來時，師父對我可還有什麼話說？要不要前去叩別請訓？」

文琪道：「來時師父自接了齊師伯飛劍傳書，把起先命我二人步行入川之意，完全打消。路上要辦的事，已另託人去辦；或者師父自己去也說不定。說一會還有一個老朋友來訪她，命妳無須叩別，即時隨我動身。破完青螺山之後，先送秦家兩位姊姊到了峨嵋；小輩同門相聚之後，再出外積修外功。事不宜遲，我們準備動身罷！」

當下二人各帶了些應用東西，同飛紫玲谷口。寒萼這時方想說無法下去，忽見一道五彩光華一閃，正疑紫雲障又起什麼變化，猛見紫玲飛身上來。姊妹兩人剛要彼此埋怨，紫玲一眼看見文琪、輕雲，含笑站在那裡。未及開口，輕雲首先說道：「這位是秦家大姊姊麼？」說罷，

同文琪向前施了一禮，紫玲忙還禮不迭。寒萼也顧不得再問紫玲，先給雙方引見；互道傾慕之後，同下谷去，進入石室內落坐。

紫玲當著外客，不便埋怨寒萼，祇顧殷勤向文琪、輕雲領教。還是寒萼先說道：「姊姊一年難得入定神遊，偏這幾天平哥來了，倒去用功。害得我們有家難回，還在其次；妳再不醒，將紫雲障收去，連請來的佳客，都不得其門而入，多笑話！」

紫玲道：「妳真不曉事，我因平哥此來，關係我們事小，關係母親成敗事大。想來想去，拿不定主意，才決計神遊東海，向母親真靈前請示。誰知妳連幾日光陰都難耐守，私自同了平哥出外。仇敵近在咫尺，玄真子世伯再三囑咐不要外出，妳偏不信。萬一惹出事來，豈不耽誤了母親的大事，還來埋怨我呢！」

寒萼拍手笑道：「妳這會怪人！我要說出我這一次出外得的好處，妳恐怕還歡迎不盡呢？」紫玲聞言不解，寒萼又故意喬裝，不肯明說。文琪怕耽誤了程途，正要開口。司徒平怕紫玲作惱，便從白兔引路，收回飛劍說起；直說到遇見文琪、輕雲，餐霞大師命文琪借彌塵幡，去救英瓊、若蘭，並勸紫玲姊妹移居峨嵋等情，詳細說出。

紫玲聞言大喜，對文琪、輕雲道：「妹子神遊東海，向先母真靈請訓，曾說妹子等要成正果，須即速求玄真子世伯引歸峨嵋門下。妹子便去尋玄真子世伯未遇，因舍妹年輕不曉事，平哥又是新來，祇得趕回。二位姊姊，久已聞風欽慕。適才光降寒谷，還以為得辱先施，偶然寵顧，已覺喜幸非常。不想卻承大師垂憐，指示明路；自應追附驥尾，即時隨往青螺山，遵大師

法旨行事便了！」說罷，望空遙向餐霞大師拜謝不迭。

寒萼道：「這會知道了，該不怪我了吧！不是我，妳那兒去遇見這兩位姊姊，接引我們到洞天福地去住呢？」紫玲對寒萼微瞪了一眼，正要開口，輕雲道：「難得二位姊姊如此仗義，明識大體。既承贊助，我們即刻就動身吧！」

紫玲道：「請問二位姊姊來時，大師可曾說起李、申二位姊姊被困的地方，是否就在青螺山內？請說出來，大家好早作準備。」

文琪道：「不是姊姊提起，我還忘了說。照齊師伯適才飛劍傳書說，李、申二位姊姊明早就要動身。她們一入青螺山口，勢必輕敵，不與靈雲姊姊等做一路，因此在路上必遇見八魔約請來的一個能手。這人名字叫師文恭，乃是青海柴達木河畔藏靈子的得意門徒，又是毒龍尊者最交好的朋友。此人劍術另成一家，還會許多法術；平日倒還不見有什麼惡行，祇是善惡不分，一意孤行，專以感情用事。李、申二位姊姊，恐非敵手。雖然相隔還有一夜，但是此去川邊青螺山，相隔數千里，路途遙遠；若等她二位業已被陷，再行趕到，那就晚了！」

紫玲道：「我以為李、申二位姊姊業已失事了呢！既然還差一夜，她二位由峨嵋趕到青螺，算她明日天一亮就動身，飛劍雖快，也得幾個時辰。此谷經先父母苦意經營，先人遺愛，不願就此拋荒。此行暫時既不作歸計，意欲略事佈置，再隨二位姊姊動身。至於道途遼遠一節，妹子早經慮到，少不得要在二位姊姊面前，賣弄一點淺薄小技，準定在李、申二位姊姊以前趕到便了。」

文琪、輕雲俱都聞言大喜。文琪道：「妹子雖然遵奉家師之命行事，但是自問道行淺薄；奉命之後，就恐兩地相隔過遠，妹子等御劍飛行，萬難趕到，所以一再催二位姊姊與司徒平道兄快行。沒想到姊姊有此驚人道法，不但李、申兩位姊姊，可以脫險無憂，妹子等也可藉此一開眼界了。」紫玲謙遜了幾句，便同寒萼到後面去了有好一會，祇寒萼一人進來。輕雲便問：「令姊可曾佈置完竣？」

寒萼道：「她還早呢。她說此時她先出谷，到九華去拜別追雲叟白老世伯，就便請示先機，及將來的因果。回來之後，還要將這紫玲谷完全封鎖得與世隔絕，以免先父母許多遺物被外人取去。然後再隨二位姊姊同行呢。」說罷，這回向司徒平說道：「平日姊姊總說我大意，這次李、申兩位姊姊的事，餐霞大師一再催促快走；她偏要慢騰騰的挨到明早，用千里戶庭、囊中縮影之法。萬一誤了事，如何對得住餐霞大師與二位姊姊？比方我們如要早到半日，不但李、申二位姊姊少受虛驚，我們還可和齊姊姊早些見面，豈不是好！我實在是因為吳、周二位姊姊在此，無人陪伴，不然我就一人騎著神鷲前去了。」

輕雲坐得較遠，見寒萼與司徒平絮絮不休，猛想起久聞紫玲谷內有一隻千年神鷲，厲害非凡；反正離走還有些時，何不開開眼界？正要開口去問寒萼，忽然滿室金光，紫玲同了追雲叟一同現身出來。文琪、輕雲慌忙上前拜見，寒萼、司徒平也趕過來行禮。追雲叟哈哈笑道：「正派昌明，正該你們小弟兄姊妹各顯身手時候，又找我老頭子則甚？」

紫玲正要開口，追雲叟道：「妳的來意，我已盡知，不必再說出了。你們三人，正好隨文

且慢！前未
見有獨角，
來得突兀。

琪、輕雲同去，替峨嵋建立一點功勞；不但於妳二人有益，於令堂也有益的。妳還顧忌些什麼？餐霞大師接了峨嵋掌教飛劍傳書，便依言行事。早知妳為人持重，事情又在緊急；此時偏有個討厭的人去尋她，好生不便，特意偷偷給了我一封信，叫我前來開導妳姊妹。妳不去尋我，我也要來的。至於妳另外的一件心事，明早妳救的那人，他將來自會成全妳一番苦心，助妳成功正果。至於妳妹子寒萼，她願自投羅網，前因註定，就隨她去吧！

「李、申二女準在明早動身到青螺，妳不要太託大，以為妳行法快，她二人劍光慢。白眉和尚的神鷗兩翼風雲，頃刻千里，也正不亞於妳的獨角神鷲呢！不過現在還早，也註定李、申二女該受一次魔難；你們祇須在明早丑時動身，就不至於誤事了。不久峨嵋凝碧崖，齊道友召集本門及各派劍仙，為小一輩同門謁祖團拜禮，我定前去參與盛會，到時再與你們相見吧！」

說罷，滿室金光，眾人慌忙跪送時，已沒了蹤跡。原來紫玲因寶相夫人遺命，凡事均須秉玄真子意旨而行。起初玄真子祇命她暫時閉戶潛修，靜候機緣到來，再行出面。及至司徒平到了紫玲谷，紫玲雖然救母心切，勉遵玄真子、優曇大師、追雲叟諸位前輩之命，了此一段前因；總覺多年苦修，同自己一向心願，不甘就此捨棄。後來體察司徒平，固是心地純厚光明，又經立下重誓，仍恐一個把握不住，墜人情網；萬分焦急，祇得冒險神遊東海，去見母親真靈。

難為紫玲，居然能將未成熟的嬰兒，翱翔青冥，神遊萬里；居然在寶相夫人藏蛻修真的山洞內，撞過子午風雷，母女相見。

只怕未必！

這時寶相夫人的真靈，業已煉得形神堅定；時候一到，避開最後一次天雷之劫，便可飛昇。

見女兒到來，又驚又喜。問起近年情形，得知二女承玄真子、優曇大師、追雲叟之助，已與司徒平成了名義的夫婦，益發喜出望外。她在靜中參悟，早算出二女異日俱當歸入峨嵋門下，便對紫玲說了。紫玲又說明了來意，寶相夫人再三勸勉，「如果前緣註定，倒也無須固執。能為地仙，何嘗不是正果？天仙豈盡人皆能，應當退一步想。」等語。紫玲無法，那裡不能久待，祇得悶悶不樂，叩別回來。

她嬰兒成形以後，雖然當時試作神遊，卻從沒走過這般遠路。返神以後，鍊氣調元了好一會，才到後面去尋寒萼。誰知連司徒平俱已不在，大吃一驚，還疑是在谷上閒立。剛飛身上崖，便遇文琪、輕雲隨寒萼、司徒平回來。及至聽完了二人來意，知道母親之言已應；雖然心中高興，總覺棄了這修養生息之地而去，有些戀戀難捨。也知餐霞大師與三仙二老，均稱莫逆，不過叫她姊妹如此遽然出面，也未免與玄真子之言前後不符。還有司徒平這段因緣，經了寶相夫人勸慰之後，仍是於心不死。急切間又無暇趕到東海去向玄真子請示，猛想起追雲叟近在九華，何不去求他指示一切？

當下先同寒萼把谷中略為佈置，應用寶物帶在身邊，飛往九華。才行不遠，便遇追雲叟。正要說話，追雲叟好似已知來意，說道：「到你谷中再說罷！」到了谷中，追雲叟不俟發問，將紫玲要問的話，完全指示出來。

紫玲聽出話中微意，這才大放寬心，一塊石頭落地。起初以為自己有許多寶物，還有母親在日傳授的千里戶庭，囊中縮影之法。既然李、申二人要明早才行動身，何必這早趕去空等？

正好借此餘閒，辦理一些要事。現在聽了追雲叟一番話，不敢怠慢，立刻跑到後面，重將未完各事料理。

雖然出去時間不大，寒萼正等得心煩，便問文琪、輕雲與司徒平道：「我姐姐還是這般慢法，我想騎了神鷲先行一步。這時起程，算計趕到青螺山口，也不過天才黎明，省得為她誤事。那位願隨我先走？請說一聲。」說罷，用目望著司徒平。文琪、輕雲會意，同聲說道：「姊姊如此熱心，非常感動。我二人道行淺薄，恐不能乘馭仙禽，就請姊姊同司徒道兄先行；我二人仍煩大師姊攜帶同行吧！」

寒萼聞言，笑著點了點頭，嚙口作了聲長嘯；祇一轉眼間，從室外走進那隻獨角神鷲。文琪、輕雲尚是初次得見，非常贊羨。寒萼也不問司徒平同意，似嗔似笑的說道：「你還不騎上去？」那神鷲也隨著蹲了下來。司徒平知道寒萼性情，雖不以為然，卻不敢強她，祇得與文琪、輕雲作別，騎上鷲背。

寒萼叫他抓緊神鷲頸上的五色長繫，隨著也橫坐在鷲背上，挨著司徒平。向文琪、輕雲含笑點首，道一聲「前途再見，妹子僭先了！」說罷，將手一拍神鷲的背，喊一聲起。文琪、輕雲便見那神鷲緩緩張開比板門還大還長的雙翼，側身盤轉，出了石室。才一出石室，那神鷲豎起尾上長鞭，發出五色光彩，直往谷外飛去。文琪悄對輕雲道：「這神鷲如此神異，不知英瓊坐下神鷲比牠如何？」

輕雲道：「苦孩兒在許飛娘那裡，受了多少年的罪，如今卻遇見這種曠世仙緣。我看紫玲答非所問。」

倒淡淡的，寒尊對他，就比她姊姊親密多了。適才白師伯說的那話，好似說寒尊將來不易擺脫塵網呢！」

文琪正要還言，紫玲忽然飛身進來說道：「舍妹近日真是心太野了，一點厲害輕重也不知道。我並非故意遲延，實在是長行在即，有多少事須親自料理；也不幫我忙，還丟下二位姊姊不陪，騎著神鷲先走。幸而我們是自家人，不怕二位姊姊笑話；要有外人在此，成何體統？她道基未固，如此輕狂，叫人替她擔心呢！」

文琪道：「令妹原是一番熱心，這也難怪。好在姐姐道法神妙，舉步千里，也不是追趕不上的。」

紫玲道：「妹子是怕她半途惹事，別的倒沒什麼。妹子祇將此谷各石室封鎖了一半，還須稍為料理再來，說不得請二位姊姊枯坐一會吧！」

文琪道：「妹子等進入寶山，還沒窺見全豹；如果沒有什麼妨礙，隨姊姊同去瞻仰瞻仰如何？」紫玲道：「這更好了，妹子在前引路吧！」說罷，文琪、輕雲隨了紫玲入內。

走了一截路，前面都是黑沉沉的，看不見什麼東西。輕雲暗想前面到處光明，這裡倒遍處漆黑，未免美中不足。正想到這裡，紫玲已自覺察，笑對文琪、輕雲道：「我們現在經行的地方，類似一條甬道，兩旁俱是石室；被妹子收去照夜明珠，又用先母傳的法術封鎖，所以變成漆黑一片了。」

「這也是家母當初一點遺意，以為這紫玲谷，當初不過是一個澗崖底下的一個怪洞，沮如

荒廢，鐘乳懸留；逼仄處，人不能並肩，身不能直立，祇只有蝙蝠可以潛伏。經她老人家苦心經營，才成為這一個人間福地。石室多係透明，還嫌不亮；又收羅了許多照夜明珠，千年蝙蝠的雙眼，來點綴成一個不夜靈谷。誠恐身後，愚姊妹道力淺薄，守成不住。行時傳了妹子一樣法術，說是萬一有人侵犯，事到危急，祇須用法將前面封鎖，躲入後面，立刻山谷易位，外來的人便難進入一步。萬一再被他看破玄機，祇要他走進被封鎖的地方，三尺以內立刻便有水火風雷，無從抵禦。此法名為天高晦明遁，道行稍淺的人，遇上便無倖理。

「妹子因為長行在即，有一兩樣極重要的先母遺物，不能帶走；誠恐知道根底的敵人前來盜取，所以不能不慎重將事。藏那重要遺物之所，須封鎖三次，所以耽誤些時。二位姊姊不曾看見這裡景致，可惜現在全谷石室已封鎖了十之六七，不便開啟，多廢時間。室外光景，還可看個大概，其餘留待異日重來吧！」

說罷，將手往上一揚，立刻發出一道極光亮的紫光。文琪、輕雲隨光到處一看，果然看見到處都是金庭玉柱，美麗光明，較前面更勝。祇石室門口，光照上去，仍是一團漆黑，骨朵朵直冒黑氣。三人一面說，一面走，走了好一段路，才到了後面，黑氣越濃。紫玲的光照到上面，非常微弱暗淡。

紫玲也停步不前，說道：「前面便是收藏先母重要遺物之所，不能再前進了。有勞二位姊姊稍待，等妹子行完了法，就可動身了。」說罷，跪了下來，將長髮散開，眼含珠淚，先祝告了一番。站起身來，口中念念有詞，不住在地下旋轉。一會兒又兩手據地，倒立起來，轉走越